

怒搗大成殿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即賽尚：廿五面



怒搗大成殿

(故事新編)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南昌

封面设计：肖赛明

内 容 说 明

本书新编的法家人物故事，写得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情节生动，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适合广大工农兵阅读，和农村故事员讲述。

故 事 新 编
怒 捣 大 成 殿
本 社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4 字数11万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110·33 定价：0.31元

目 录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1)
黄巾挥戈扫儒学.....	(15)
怒捣大成殿.....	(25)
漠北大战.....	(39)
乌江东去.....	(49)
秦始皇焚坑镇顽儒.....	(70)
小丑荆轲灭亡记.....	(81)
西门豹除巫治邺.....	(87)
官渡之战.....	(94)
曹操的故事.....	(109)
武则天的故事.....	(129)
李贽的故事.....	(138)
洪秀全花县播火种.....	(146)
章太炎勇斗袁世凯.....	(151)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张万福 曾维福 执笔

奴隶起义震山川，
天子诸侯心胆颤。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反孔斗争古今传。

约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末期，正当腐朽的奴隶制度面临崩溃，广大奴隶纷纷举行起义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时，有个奴隶起义英雄，姓展名跖，家住柳下，又名柳下跖，他率领了一支九千人的奴隶起义队伍，出没在山野林中，转战于黄河上下。他们旗帜鲜明，矛头直指罪恶的奴隶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反动说教，提出“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的政治主张，受到了奴隶群众的热烈欢迎。柳下跖这支队伍所向无敌，锐不可当，打得奴隶主武装落花流水，吓得贵族大人们屁滚尿流。大贵族龟缩城内，小贵族躲进土堡，根本不敢出来迎战。这支奴隶起义队伍接连打了几

个大胜仗后，回兵东陵山这个起义的发源地，进行军事休整。

这天，阿牛和几个弟兄正在前山放哨，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个奴隶起义军战士从山下飞奔而来，一见面就喊：“阿牛哥，山下来了一辆马车，上面好象坐了三个人，不知干什么的。”阿牛一听，心想坐车乘马只能是奴隶主贵族，他们来这里绝没有什么好事干。想到这里，急忙对弟兄们说：“走！我们去看看！”刚到山口，那辆马车也越来越近了。只见一匹瘦马，一蹶一拐直喘粗气，拖着一辆破车，颠颠簸簸，叽叽嘎嘎，车上三个人六只贼溜溜的眼睛正在向前山张望。阿牛连忙喊道：“站住！干什么的？”这时车已来到跟前，前面一个干猴子样的人勒住马缰，急忙跳下车来，向阿牛一打拱：“敢问，这里是东陵山吗？”阿牛没好气地回答：“这不是东陵山还是西陵山！你们来这里干啥？”这人强装笑脸，来了个自我介绍：“我叫颜回。烦劳通传，说是鲁国圣人孔夫子有要事，今天来面会柳下跖将军。”阿牛一听孔丘来了，就愤怒地嚷起来：“什么夫子圣人，我们只晓得鲁国有个孔老二孔丘，他是奴隶主的走狗，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大坏人！”颜回这小子被戳了一下，脸也红了，筋也胀了，他也蹦起来，“你们不得胡言乱语，这是有辱夫子，亵渎圣贤，罪不容诛！”他这一说，把众人激怒了，个个摩拳擦掌，真要打起来了。正在这时，一个嘶哑声音在车上发话了：“颜回且退！诸位有话好说，这样多不好，礼之用和为贵嘛！”这就是孔老二。原来孔老二在车上看得明白，生怕闹出乱子，坏了“大事”，所

以再也稳不起了。旁边一个叫子贡的大胖子就急忙把他从车上扶了下来，文诌诌地来到众人面前。大家往回只听到说过孔老二，却没有见过，今天一看都不禁张口大笑起来。大家笑什么？笑孔老二那副长相。那家伙硬生得怪，长了个崩锄脑壳瓦额头，大嘴巴粗颈项，又是抽肩膀耸箕背。他人虽然难看，今天穿得却十分华丽。只见他峨冠博带，大袖长袍，白袜朱履，腰悬铜剑。走起路来，大不啷咭的就象那个道士先生一样。孔老二一见大家都向着他笑，莫名其妙，把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心想：这，这没有啥嘛！真是少见多怪！急忙招呼道：“唉！诸位，太阳都好高了啊，请快点为我通传。我有要事，特来面会你们将军的。”大家笑了一阵，情绪就更加活跃了。一位奴隶起义军战士上前说道：“不忙啊！你吹你是天生圣人，先知先觉，前知五百年，后知三百载，天上晓得一半，地下你晓得完。你来了，我们就要问一问你。”孔老二一听，心想，你们这些奴隶下贱，竟敢考起我来了。便满不在乎地说：“好吧！你们要问什么就问嘛。”

“孔老二，就说太阳吧。早上太阳大如轮，中午太阳小如盘，是早晨太阳离我们近，还是中午离我们近？”孔老二微微一笑：“这简单嘛！这叫远小近大，当然是早上离我们近罗。”“我还要问你。”又一个奴隶起义军战士站了出来。

“早晨太阳冷苍苍，中午太阳热得慌，是早上太阳离我们近，还是中午太阳离我们近？”孔老二连问话的人都没看一眼，很不屑于地说：“唉！这就更简单啦。好比烤火，近热远凉嘛。当然中午太阳离我们近罗！”“嘿，你刚才还说早上太阳离我们近，这阵又说中午离我们近，到底哪个时候近

啊！”众奴隶起义军一下子哄了起来。孔老二被问得哑口无言，急得直顾按着他那黄焦焦的虾米胡子扯，这个，那个，半天说不出话来。惹得大伙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阿牛看见孔老二那副狼狈相，便说：“算了，这点大个事都说不清楚，还算什么圣人天才，以后不要乱吹牛了！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通报。”说罢，飞步上了山岗。

阿牛一去，孔老二在路旁一个枯树格莧上坐了下来，就想入非非啦：“这回呀，我真是顺应了天命！柳下跖这支队伍好凶啊！要同他打又打不赢，要招降他又没人敢来冒这份危险，诸侯国君一筹莫展，国都内外一片惊惶，还是我孔某自告奋勇，愿意配合国君的武装镇压，引诱柳下跖下山投降，如果套住这只猛虎，哼，我先砍掉他的虎头，再瓦解其部下。事情一成，孔某在各国诸侯面前就身价百倍。升大官，发大财，掌大印，推行我儒家之道，恢复周公之礼，嗯，那就不成问题了。”孔老二越想越兴奋，腊黄脸上也泛起一点红色。抬头一望，还不见通报人转来，他急忙站了起来，向前望了好几回，才见阿牛从山上下来了。孔老二赶紧迎上去：“小将军，你家将军是怎样吩咐的？”“我们大哥说，你平日花言巧语，造谣惑众，在奴隶主贵族面前吹牛拍马，对奴隶造反诽谤诬蔑，实在罪大恶极！根本没有功夫和你这号人噜苏，本得叫你快滚，继而一想，你既然来了，也好！叫你跟我上山。其余的山下等候，不准乱动，若是乱动，小心狗命！”孔老二一听，一阵高兴，忙说：“是，是。”转身就从车上取出两块干肉，又提出一土陶罐子酒。阿牛一看：“你这是干什么？”“这是点小意思，千里送毫

毛，礼轻仁义重嘛！”“我们山上不兴你这一套！”孔老二坚持要带上山。他一面关照子贡看好车马，一面提起这些东西，跟着阿牛朝山上走去。

孔老二这个一贯不劳动的家伙，还没走几步就已经是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提的东西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忙个不停，边走边抱怨：“要是让我把子贡带上山来，也免得我受这份活罪嘛！”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山岗，但见高山耸立，林海苍茫，坡陡壁峭，路窄草深。孔老二倒抽了一口冷气：

“哎呀，我的天啦！还要走好久嘛！”孔老二实在来不起了，阿牛回头一看，孔老二掉在后面好长一截，又折转来催他：“孔老二，你这样要走到哪天？还不快些！”孔老二心想，不走不行，“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好咬紧牙关，说道：“唉！小将军，我不是在不停地走吗？”说着上了一个山坡。前面有个空坝，列队站着三五百奴隶起义军。有的手执大刀，有的手执长矛，有的手执竹竿，有的手执木棍，一个个威风雄壮，情绪激昂。只见前面一个大汉，将手中铜剑一挥：“前面就是奴隶主贵族，冲呀！”只听得一声：“杀呀！”山鸣谷应，那些人拿着武器向着孔老二直端端地冲杀过来。孔老二吓得两脚发抖，向后一退：“呀……”只听得“扑通——垮嚓——啪塌——”。啥子？“扑通”一声，孔老二摔了个老母猪坐稀泥；“垮嚓”！酒罐子打得稀巴烂；“啪塌”！两个干腊肉甩了多少远。这时，那些人已从他身边冲了过去，根本没动他一根汗毛。孔老二正闭着眼等死，只听阿牛在喊：“喂，孔老二！你睡着干啥？”这才睁开眼睛，定了定神，战战兢兢地问阿牛：“小将军，这，这是干

什么嘛？”阿牛看他那副尸型，要笑又强忍了。“这是我们山上在练兵！”“练兵！唉，吓了我好大一跳啊！”说着在额上抓了一把汗，慢吞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看，酒拣不起来了，好在干腊肉还没有滚下岩去，急忙弯腰拣起干肉，看着上面粘满了灰灰渣渣，一边用嘴使劲地吹，一边又用袖口拚命地擦。嘴里还在叽叽咕咕地念：“真是天下无道啊！天下有道军令政令由天子出，天下无道军令政令由诸侯出。现在连这些奴隶下贱都在发号施令了。真是礼崩乐坏呀，礼崩乐坏呀！”脑壳就象巴郎鼓一样摇个不停。

孔老二又提起他的干肉，跟在阿牛后面跌跌撞撞地向前走。顺着山涧，绕过一个山嘴，眼前就是一座山庙，来到跟前，阿牛说声：“等着！”便进门去了。孔老二走得来双脚发抖，好象周身骨头都垮了架。看见旁边一个旗竿敲子，也顾不得讲“礼”，就一屁股坐了下来。一边擦汗，一边有意无意地朝四周一望，只见营房座座，只听鼓角声声，山坡上有人伐木砍柴，溪边有人饮马磨刀，营帐前有人练兵习武，真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孔老二再也看不下去了，干脆把眼睛一闭，又气又恨，面孔铁青。正在这时，阿牛出来了，高声喊道：“孔老二，我们大哥叫你进去！”孔老二一惊，马上又变出一张脸来，笑得就象熊家婆一样，忙说：“来了，来了！”也顾不得腰酸腿痛，撑起身来，忙慌慌地向大门走去。尚未进门，就听见里面传出一个洪钟般的声音：

“我们同奴隶主作战，要舍生忘死，冲锋在前，队伍转移，要退却在后，首尾相顾，遇到情况，要共同分析，掌握战机，缴获财物，要平均分给弟兄们。这样就一定能打垮大大

小小的奴隶主，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孔老二一听，倒抽一口凉气，暗叫一声：“好厉害呀！”便战兢兢地进了大门。只见厅堂里边一二十个大汉威风凛凛，席地而坐，几十双圆彪彪的眼睛直盯盯地怒视孔老二。他只觉得浑身筋骨一抽，就倒退了两步。他马上又提醒自己“要稳起”，便又强装镇静，继续朝前走去。孔老二边走边想又边看：“哪个是柳下跖嘛，……嗯，中间一个……”对，那正是奴隶起义英雄展跖！柳下跖粗眉、环眼，黑油油的脸膛，身材魁梧，看年纪三十上下，头上黄绢束发，挽了个鸡心结。身穿黑色圆领短衫，下穿青色扎脚长裤，脚登满耳麻鞋，腰围虎皮靠，斜挂一柄铜剑。这时坐在正中矮桌旁边，目光炯炯，神态威严。孔老二把贼眼“骨碌”一转，对直走了过去。先将那两块干肉整整齐齐地往矮桌上一放，然后毕恭毕敬地对柳下跖一拜再拜。柳下跖看了孔老二一眼，指着桌上的干肉：“这是干什么的？”“一点小意思。将军千万赏脸。”孔老二满脸堆着笑容。“肮脏！”柳下跖手一挥，把两块干肉甩了老远。孔老二没弄清柳下跖的意思，就急忙申辩起来：“不！不！这是刚才在山下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沾了点灰灰渣渣，用水洗一洗就干干净净啦！”柳下跖根本没听他的，严肃地问道：“孔丘，你找我有何事？”孔老二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结结巴巴地说道：“孔某是特来拜问将军，……”“不要吞吞吐吐，有话就直接了当。”柳下跖十分鄙弃地打断了孔老二的活。孔老二一想，来了就是要说，便于咳一声，在柳下跖旁边坐了下来。然后摆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摇头晃脑地训起人来了：“臣子要杀君王，

这叫忠吗？奴隶起来杀死主子，这叫义吗？做人不讲忠义，不是违背祖先的礼教吗？我听说，将军贪利忘义，哎，我实在为将军难过啊！”柳下跖一听，眉梢竖起，逼近孔老二问道：“这大概是你自己的意思吧？”孔老二慌忙避开柳下跖闪电般的眼光：“不，这绝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大家都这样说，孔丘特地来报告将军。”柳下跖冷笑一声：“来报告我……我也早听人说，你平时摇唇鼓舌，到处鼓吹什么文武之道，忠孝之义，梦想借此讨好奴隶主贵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孔丘，我也告诉你，你向我们贩卖这一套，今天算是把门走错了。”才一交锋，孔老二就碰了一根不软不硬的钉子。正在哭笑不得之时，在座的奴隶起义军各营首领也嚷了起来：“孔老二，你要说人话就放你一条生路；如果硬要卖你那套骗人经就当心你的脑袋！”说着有人翻身站了起来，孔老二一看这劲仗，口头连说：“不敢，不敢！”心里又打起主意来了。他想，好凶险呀！这些不知礼义、不懂道德，一天只晓得乱整的暴民，直接给他们讲我这套道理是不行的，嗯，要来个“以屈求伸”。你看他整理了一下衣冠，向着柳下跖又是一拜，就肉麻地吹捧起来：“孔某博览群书，深通今古，听说天下有三种美德，一是相貌美好，令人敬畏；二是知识渊博，明辨是非；三是勇猛果断，能聚众率兵。凡人有其中一种就可以做官称王，而将军你声如洪钟，相貌堂堂，你看你牙齿白得来象是玉一样，不论男女老少一看就喜欢。你一下就兼有这三种美德，封侯拜相那简直不成问题啦！”柳下跖微微把头一偏，故作不解地问：“如果按照你‘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划分，我们应当属于‘不可

与同居’的‘鸟兽’或‘小人’，怎么现在你忽然又想要把我这样的人抬到你们那帮‘大人’、‘君子’的地位上去呢？”孔老二万没想到柳下跖会这样回敬他一下，弄得直翻白眼，不知所答。柳下跖勃然变色，咬紧钢牙：“孔丘，往日你背后骂我们是不守王法，不讲孝道，侵暴诸侯，为天下害的暴民，诬蔑我们是吃人肉喝人血，图财害命的‘怪物’、‘大盗’，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消灭我们。今天又来当面拍马，想不到我的身材相貌也成了你吹捧的本钱。孔丘！我平时就听说了，你真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家伙！”说罢“虎”的一下厌恶地把头转了过去，看也不看一眼。柳下跖这句话点中了他的穴道。孔老二作贼心虚，慌忙遮盖。他马上装出一副很受委屈的样子，把两手一摊：“我上山来，完全是为了将军，绝没有半点坏意，刚才在山下我就给小将军讲过……”这时就睁大眼睛到处找阿牛，想拉阿牛来证明他是好心，阿牛刚才下山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不过是他的鬼点子。找不到阿牛，他装起一副伤心相，翻身跪在地上：“我孔某要是想背后下毒手，天诛地灭、雷打火烧呀！”就赌起白眼咒来了，他偷看了一下柳下跖，柳下跖仍然把头掉到一边，孔老二马上站了起来，对着柳下跖又解释起来：“我是这个意思，要是将军罢兵休卒不再造反，我愿为你奔走救命，向各国诸侯说情，请他们给你划出方圆百里的土地，拨十万以上的奴隶。从此，将军就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啦，这该有多好啊！”柳下跖目光锐利，一下子就看穿了孔老二的鬼蜮伎俩。面对这个跳梁小丑的拙劣表演，敞口大笑起来。孔老二翻起那双死鱼眼把柳下跖打量了好一阵，心想：“嘿，

笑罗，就是喜欢了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一天到晚只知道油米酱醋柴的小人，拿荣华富贵就把他打动了。孔老二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他这一笑比哭起来还难看。正在孔老二高兴的时候，柳下跖收住了笑容，一针见血地指出：“啊！孔丘，原来你是想用荣华富贵来诱惑我放下武器，服服贴贴当奴隶主贵族的顺民，办不到！你们头戴华丽的帽子，身穿讲究的长袍，出门乘车马，进门吃酒肉，象你们这些‘大人’、‘君子’们所谓的荣华富贵对我来说，简直连粪土都不如！孔丘，快收起你那一套吧！要我去享受你们的荣华富贵，反过来压榨自己穷苦姐妹父兄，那是白日做梦！”孔老二又碰了一鼻子灰，不由心头一震，噫！这个人凶，想不到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受。我以为他喜欢了，我也高兴，搞了半天才是个他妈的空喜欢。孔老二不解地四下看了看，只见一二十个起义军首领愤怒的目光全部投射在他脸上，有的攥着拳头，有的紧捏剑柄，好象一下子要爆炸开了。孔老二竭力压住内心的空虚和恐惧，向着众人又是摆手又是摇头，急忙打招呼：“我一点没有伤害众弟兄的意思！我是想我们共同携起手来，奉行儒家之道，共效先圣古贤之行。先王兼爱天下，吾道治国安邦畅行天下呀，这样做大家都好了啦！”柳下跖冷笑一声，打断了孔老二这套鬼话：

“孔丘，你吹捧的什么‘兼爱天下’的‘先圣古贤’，完全是些欺骗人民，使人民不得安生的‘乱人之徒’。什么治国安邦之道，那是剥削之道，压迫之道，万民痛恨，不得人心。你在鲁国被赶走，在卫国无立脚之地，在齐国没人理睬你，在陈蔡遭到围攻，饿扁了肚子，你四处奔走，八方碰壁，走投无

路，惶惶如丧家之狗。这就是你推行‘儒家之道’、效‘先圣古贤之行’的下场！”柳下跖这番痛快淋漓的驳斥，骂得孔老二气都喘不过来，头上的汗豌豆大一颗颗地往下掉。孔老二这时理胡子也不是，挽袖子也不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想：这个人硬是说话不饶人，简直把我的老底子都造了，连帮水脚脚都给我倒完了！众奴隶军首领看见自己的大哥把孔老二骂得六神无主，呆若木鸡，一个个无比痛快，吐气扬眉，都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柳下跖，好象是说：骂得好，大哥再骂！柳下跖见孔老二半天开不了腔，右手一扬，面对孔老二问：“孔丘，你说话呀！”孔老二要说，又觉得理屈词穷，不说又下不了台。狼行千里要吃人，狗跑千里要吃屎，孔老二到处奔走要复礼，他急忙又翻出那套破烂，罗罗嗦嗦，重三八道地又卖了起来：“话不要说绝了，事不可做绝了！唉，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克制自己啊！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老二闪烁其词，柳下跖步步紧逼：“你要恢复的礼，就是那个西周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秩序吧？”孔老二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急不可耐地说：“对，对，就是它，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那是多么繁荣昌盛，丰富多采的世道啊，做梦我天天都梦着它。”孔老二象加了点气的蔫皮球，这时又精神起来了，说得口沫飞溅，两只手爪爪还不停地在比划。乌龟伸头正好捶，柳下跖抓住就是一阵猛击：“完全是胡说八道！孔丘，那个世道并不是象你吹得那样天花乱坠，说得那样尽善尽美的人间仙界，而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万姓痛苦，妇孺咒骂的罪恶社会。你想把我们拉回去，再过那让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的

日子，我们坚决不答应，一定要彻底推翻它！今天这个罪恶制度崩溃之势已成，尔后必然灭绝！”孔老二嘴巴动了一下，要说这是万事中的最大事情，还没出声，柳下跖提高嗓音又继续痛斥：“孔丘，你所谓的克己，就是不要我们起来造反，你所谓的复礼就是对我们残酷镇压，你所谓的归仁就是妄图用你手中的屠刀强迫我们服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奴隶主贵族生前对我们敲骨吸髓，榨干了我们的血汗，他们祭天、祭地、祭鬼神、祭祖先把我们当牲畜杀害作为祭品，死后还要三百、五百的弄去陪葬，活活坑埋。郑国的奴隶兄弟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血染大地尸积如丘，你不是拍手叫好，还叫嚷要斩草除根吗？你上台不久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还要陈尸三天！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完全是骗人，害人，吃人，用软刀子杀人！它是缠在我们身上的毒蛇，套在我们精神上的枷锁，我们坚决砸烂它！你想我们不起来造你们那帮‘君子大人’的反，那是痴心妄想，永远也办不到！”柳下跖情绪激昂，不禁仇恨满腔，最后斩钉截铁地宣布：“孔丘！你到处散布邪说，完全说明你是奴隶主的帮凶，贵族大人的走狗。你说的那一套，全是我们奴隶反对的。不要再罗嗦了，赶快给我滚！”柳下跖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有力地回答了孔老二的反动说教。此时的孔老二，好象挨了几根棍子的恶狗，真想狂吠一通，但要说又说不过，要辩又辩不赢，要骂又看见众起义军首领手上拿的刀刀枪枪，怕给他搁在身上要了他的老命。这个开历史倒车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反动家伙，怀着对奴隶起义群众的刻骨仇恨，咬牙切齿，从牙缝里挤出一丝声音：

“盗跖——”柳下跖一听，怒目扬眉，一下从地上跃了起来，一手按着剑柄，一手指着孔老二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口诵仁义，心怀杀机的两面派，终日官迷心窍，一心寻求富贵的反动政客，花言巧语，奸诈狡赖的巧伪人，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强盗，货真价实的盗丘！”柳下跖义正词严地撕开了这个假圣人画皮，毅然把“大盗”这顶帽子戴到孔老二头上，暴露了我国历史上这个大坏蛋的原形。起义军各队首领一声怒吼，各人手执大刀长剑冲了过来，围住孔老二喊道：“孔老二胡说八道，竟敢血口喷人，杀死他！”只见各种武器，在孔老二头上挥动，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孔老二吓得双眼发直，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大呼饶命：“柳下跖将军，你，你快招呼着一下！”柳下跖把手一挥，双眉一扬：“饶——命——好吧！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我们就是要推翻你们这帮自称‘君子’、‘大人’的天堂！兄弟们，把这个盗丘赶出去！”在众起义军首领一片“快滚”的声浪中，孔老二忙慌慌地就往那个黑角角头钻。

“孔老二，你在朝哪里走？大门在这边！”孔老二听见有人在吼，才转过身来说：“我怎的，连方向都打不过来了？”才走了几步，一头碰在柱头上，脑壳上就吊起多大个青头疱。一个奴隶军首领拣起甩在地上的干肉，把两个绳头一结，往孔老二颈项上一挂，喝道：“拿起滚！”孔老二连说：“我滚！我滚！”就摇摇晃晃地滚出了大门。这时，夜幕降临，厅堂上灯火辉煌，欢声雷动，众奴隶起义军无不拍手称快，孔老二这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夹起尾巴，灰溜溜，撞跌跌地走在山路上，他那又干又瘦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